

隨筆·觀察

保護方言為哪般？

• 毛 翰

與推行普通話，推廣全民族共同語的大趨勢相悖，近些年來，不時聽到一些方言愛好者，包括語言學家，在那裏呼籲「保護方言」了。其理由也很堂皇。譬如，方言是文化的載體，方言本身就是文化，每一種文化都有生存和發展的權利，應該尊重文化的多元並存格局。

文革過去了，如今，文化是一個可人的字眼。從泛政治到泛文化，改變了的是時尚，改變不了的是對時尚的追逐。可是，語言的價值首先在於它用於人際交流的工具價值，而不在文化價值。人們創造和使用語言，原本只是為了交流思想情感，傳遞信息經驗。其文化意義則是衍生的，附屬的。無視方言作為現代交際工具之所短，一味強調其文化價值之所長，不免有捨本逐末、買櫝還珠之嫌。

須知，方言本是地理阻隔、交通不便以及地方割據造成人們活動半徑狹小、生活閉塞的古代社會的產物。以中國之大，方言之多，交流之困難，可能超出了許多人的想像。例如

筆者此時謀生的福建，就怎一個閩字了得！閩方言之中，至少還有五種次方言，次方言之間分歧之大，彼此猶如外語。一個福州人，與一個廈門人、建甌人、三明人、莆田人，以其各自的方言對話，相互間竟完全聽不懂對方在說甚麼。如果一個閩北男人娶了閩南女人，在家裏也只好以普通話或別的甚麼雙方通曉的語言交談。而隨着現代車船飛機、廣播電視、電話互聯網等遠距離交通、傳播、通訊工具的興盛，人們的交往圈已大為拓展，方言已愈來愈不能適應今人的交際需要，方言被普通話——一種法定的民族共同語所取代，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方言畢竟只是一個歷史範疇，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就應該進歷史博物館了。

方言保護主義者對方言有一種近乎信徒對宗教的崇奉情結，在他們那裏，方言的文化意義被無限誇大了，方言作為一種文化幾乎被神化了。保護方言的一個很有蠱惑力的論據，是將方言與物種相提並論，提出方言

(更不待說語種，以下多處同此)的多樣性與生物的多樣性同樣應該受到尊重和保護。因為自然界每一物種都有生存發展的權利，人間每一方言也都有生存發展的權利，生物圈裏物種的滅絕和文化圈裏方言的消亡，同樣是後果嚴重的，不可挽回的。然而，這一比擬似是而非。其「似是」在於，進化樹上同源同本的眾多生物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進化，同一語種的眾多方言也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演化，二者有某種可比性；其「而非」在於，生物的多樣性促成了生物之間的生存競爭和整個生物圈的繁榮，方言的多樣性卻造成了同一語種內的歧異、混亂和交流的障礙。兩種多樣性的價值恰恰相反。

如果人們習慣於以比擬立論，在人際溝通交流這個意義上，有一個比擬倒是現成的，也是非常貼切的，準確的，那就是「車同軌」。如果中國的鐵路軌道也像中國的方言一樣五花八門，各踞一方，中國的火車別說從北京開到廣州，恐怕連長沙甚至武漢都很難通過了。而鐵路軌道的五花八門，各行其是，其文化多元性的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準軌(標準軌距1.435米)憑甚麼那麼跋扈，不由分說，就取代了寬軌和窄軌？在我國鐵路史上曾經雄踞一方的寬軌(如沙俄建造的「中國東三省鐵路」、窄軌(如法國人主持建造的雲南昆河線)為甚麼不堅守自己的多元文化價值，而心甘情願讓所謂準軌取代，憑甚麼以它為準？君不見，某些小煤礦的自成系統的小鐵路小火車及其沿途標誌，至今還是一道另類的風景線，不無文化意味和觀光價值呢！

可以想見，當年秦始皇統一文字，在六國舊地曾經遭遇過怎樣的不

滿和抵制。可是，如果沒有當年「書同文」的強力推行，一任關東六雄乃至春秋五霸以及山頭林立的眾多封建邦國故地仕民繼續沿用其各有創意的文字，後來的中國會是怎樣的分裂和混亂！語言是文化，文字當然也是文化，難道我們也應該以保護文化多元性為由，放任這種文字的「多樣性」，而否定「書同文」的歷史功績嗎？

秦統一中國，完成了以竹簡為主要載體的中國文字的統一。可惜在這一「書同文」運動的同時，沒有有效的手段和措施(如今人擁有的廣播、電視等語音載體)完成「語同音」，使七國方言歸於一統。如果秦始皇時代早已完成了方言統一，全國人民都講一種標準的國語，那麼，兩千多年以後的今人，是否還會懷念中國方言的春秋式的多元和戰國式的亂象呢？

方言保護主義者立論的一個大前提，一個似乎不證自明的公理是，現存的方言分布格局是天然合理的，是不能更改的。但恰恰是這個大前提和公理，是令人懷疑的。試想，如果按照老子的小國寡民思想，天下人民各守一個小小村落，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那麼，中華大地上星羅棋布的每一個村落都會有自己的一種方言，中國的方言文化一定更加絢爛多姿、豐富多彩。如果歷史上沒有那麼多的戰亂造成的人口大遷徙，如「衣冠南渡」、「湖廣填四川」，造成各地方言的融合、重組，中國今天的方言格局也一定是另外一個樣子。如果真是這樣，我們是否也要充分尊重、悉心保護其方言格局呢？(「格局」、「割據」，我以拼音打字，這兩個詞老是同時跳出來。)

告別方言的心理障礙也正是：這是我的祖先的文化遺產，我得繼承，

我不能背棄，不要問為甚麼，我沒想過。在互聯網上，見有人發出這樣的呼籲，我不禁啞然失笑：

全體閩南人(包括台灣人)覺悟起來吧！

為了我們優秀而獨特的河洛母語(ho-lo)，為了我們古老、精深、親切的閩南文化，請全體鄉親一起來講家鄉話——閩南語(河洛語、福佬話、福建話)！

甚麼寶貝文化遺產，值得你如此這般敝帚自珍！你可知道，你的祖先遺留下來的閩南話，並不是當初你的祖先的祖先遺傳下來的，而是由閩南原住民的土語，與這種土語所曾經極力抵禦、終於無法抵禦的一種外來方言(中原官話、河洛語)融合而成的。如果你是閩南原住民的後裔，你該痛恨這種遭強暴而玷污而不再本真的土語(福佬話?)；如果你是南渡移民的後裔，你該蔑視這種因混雜了很多原住民土語而異化變質的官話；如果你是原住民與中原移民的混血兒，你該為自己所操的這種不倫不類的「洋涇浜漢語」而難堪！

文化，文化，你知道你的祖先是怎樣被「文」被「化」的嗎？明朝遺民入清，曾經頑強抵制過滿清的髮式，因為那意味着亡國之恥，意味着背棄祖宗的文化，只是因為多數遺民畢竟經不起「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嚴峻考驗，才不得不忍辱偷生，從了滿人。可是二百多年後，當「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成功，到了可以剪辮子的時候，大部分中國人竟又對自己腦後的那條「豬尾巴」懷念起來，以為那就是自己的傳統「文化」呢！

方言是一個歷史範疇，世上沒有不變的方言。如果今人要忠實地沿襲明清方言，明清人要忠實地沿襲唐宋方言，唐宋人要忠實地沿襲兩漢方言(那才是漢語呀)，兩漢人要忠實地沿襲西周方言，西周人要忠實地沿襲三代以上的方言，三代以上人要忠實地沿襲太古方言……那麼最後，我們都學我們最早的祖先，都回到森林古猿那裏，學猴叫好了。然而「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還是讓我們少一點文化的纏綿，少一點返祖之幽情，輕輕鬆鬆地駛出方言的狹隘，駛入普通話的開闊和坦蕩吧。

各種方言本無高低貴賤之分。但我們不得不選定一種方言作為民族共同語。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的所謂普通話，是在元明清六百年定都北京的歷史中逐漸形成的，是六百年「官話」的強勢地位逐漸造成的。誠然，由於胡人不時入居塞內甚至入主中原，胡漢雜處，北方話匯入了不少胡腔胡調、胡言胡語；由於中原漢族政權和人民屢次南遷，南方話則得了古典漢語的更多真傳。南方各方言區的人們對北方話的強勢地位心存抵觸，不服氣，是可以理解的，卻也是無奈的。無視北方方言佔壓倒優勢這一現實，試圖強行改變它，只能造成更大的混亂。據說民國初年，國會裏廣東籍議員過半，曾有定廣東話為國語的議案，是孫中山以總統的威望極力勸阻才作罷的。孫先生顯然是明智的，顧全大局的，也是坦蕩無私的。北方人用不着得了便宜還賣乖，譏笑南方人的普通話難聽，把「招商引資」說成甚麼「招娼引妓」。當年如果不是南方的國父孫中山讓了你們北方的國賊袁世凱一馬，讓你們

來學粵語九音階，諒你們幾輩子都學不純正。

今天，愈是經濟發達地區的方言，愈不肯臣服於普通話。東海之濱的上海，早已不是幾百年前的那個小漁村了，曾經的十里洋場，如今的長三角老大，派頭十足，連外商來了，也不由得入鄉隨俗，趕時髦學說上海話。海峽一側的閩南話，則仗着幾個世紀不斷的東渡南下，已經統治台灣島，扎根東南亞，成為與普通話相抗衡的又一蕃邦(可笑台獨勢力還試圖以台語即閩南話作為台灣「國語」)。再往南，珠三角是粵語白話的天下，也是普通話的另一個死角，兜裏有錢，腰幹便硬，更仗着其兩處港灣做過洋人殖民地的光榮，抵制普通話也曾分外牛氣。

然而，方言保護主義者自己也知道，在今天，如果想要推翻普通話的主導地位，宣揚「復興各地方言，共同抵制普通話」，那肯定是不行的。於是他們不得已而求其次，倡導普通話與方言並存，主張人們在掌握普通話的同時，掌握至少一種方言。學會普通話是為了與人交流，學會方言則是為了傳承文化。這一主張聽似不無道理，其實很是荒唐。方言的文化價值只是其用於人際交流的工具價值的衍生物，既然普通話已足以勝任人際交流，方言的工具價值之皮猶不存，其文化價值之毛將焉附？再說，同時掌握普通話和方言談何容易。一個說方言的人很難同時說好普通話，反之亦然，因為二者難免「串味」。而我們每一個人從小到大，有太多的東西要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藝術、外語，還有那許多不得不學的人情世故、生存智慧和政治套話，我們還有多少精力和時間去學那作為古文

化石的方言呢？既然方言的實用價值已經被它的文物價值和收藏價值代替得差不多了，正如祖傳的算盤，出土的瓦罐，今人已不再用來算賬、盛水，那好，就讓收藏家去做方言的收藏，讓考古家去做方言的考古，至於我們這些整天忙於生計或曰忙於現代化建設的普通人，就請允許我們對古雅而高深的方言敬而遠之，只把我們將有限的精力用於學好一門尚不具有文物收藏價值卻極具實用工具價值的普通話吧。以「車同軌」為例，則又何必在準軌暢通天下的今天，多此一舉地提倡甚麼準軌與非準軌並存？如果憐惜非準軌的文物價值，不妨保留幾段實物，或者在實物拆除之前，留下一疊歷史照片，供後人觀瞻憑弔。

我們這個時代擁有了廣播、電視等強有力的語音傳媒，以普通話統一中國方言，是歷史賦予我們這幾代人的使命。我們不妨像當年推行「書同文」、「車同軌」一樣，理直氣壯地推行「語同音」，像當年消滅妨礙各地人民書面交流的「方字」一樣，消滅今天仍然妨礙各地人民口耳交流的「方音」。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也必然是作為中華民族共同語的普通話不斷普及和各地的方言不斷消亡的進程，我們只能樂觀其成，樂觀其敗。我們還有任何理由維護方言壁壘，堅持方言割據嗎？方言的消亡固然令人惋惜，可是我們除了奉上一曲輓歌，又能做些別的甚麼呢？

毛翰 湖北廣水人，1955年生。曾任西南師範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教授，現為華僑大學中文系教授。